

乡村野味仁花菜

◇赵林祥

乡情



仁花菜，学名叫蕹菜，是关中农村夏秋两季田间地头随处可见的野生植物。每年割罢小麦，一场适时的夏雨过后，房前屋后、沟坡畔、麦茬地里，就有无数红色的芽尖破土而出，阳光下肆意地展叶抽茎，见风就长，尽情地舒展身姿。只要三五天就长出一拃高，经风沐雨的叶茎，慢慢地换上了绿装，唯有顶部的芯蕊，依然高挑着一抹嫣红，红

绿相间，相映相衬，赏心悦目。最奇妙的是，当主枝长到半尺高时，从下往上每一片叶茎的连接处，就会争先恐后地冒出叶芽，像襁褓里的婴孩，掩藏在绿叶间，性急不耐地探头探脑。

这时候，就到了仁花菜的采食时节。每天做饭前，忙于农活的母亲没时间炒菜，经常打发我们去门前的地头路边采一把仁花菜，当作麦面拌汤、擀面条、煎搅团等农家饭的配菜。村里人老数辈，夏秋季节的绿菜以仁花菜为主，对采摘方法是有讲究的，一般是先摘下叶子，将层层嫩叶拥簇着的顶尖全部捏下，一株苗儿能采满满一大把，足够一顿简单的家常便饭。我最馋的是仁花菜拌面条，摘一把菜叶

淘洗干净，扔进煮着面条的开水锅里，只稍稍翻滚几下就熟了，连面带菜捞进碗里，白面配绿菜色泽分外亮眼。然后，调上盐、醋、油泼辣子，拿起筷子搅拌一番，白的面条，绿的菜叶，红的辣子，油滴滴亮闪闪香气扑鼻，甭说吃，看一眼都让人馋涎欲滴。

野生的仁花菜在母亲灵巧的手里，能做成多种吃法，最令人百吃不厌的是凉拌仁花菜。将生菜连叶带茎用开水煮熟，凉水里淘洗数遍，滤尽水分后剁碎盛在碗里，加入调味料、蒜泥、辣椒面、姜末和五香粉，将一勺热油泼上去，在一阵滋滋的脆响声中，菜香、蒜香、油香多种香味融合在一起，一股股香味直入肺腑，尚未入口就

醉了人。搅拌均匀后，操一筷头送进嘴里，嚼起来脆生生，吃起来香喷喷，鲜嫩筋道，清凉爽口，生津止渴，实为闷热伏天难得的消暑佳品，这也是农家最常见的吃法。

尤其令人惊叹的是，打尖采摘后的仁花菜，光秃秃的茎秆上，那些原本不起眼、蛰伏在叶柄间的小牙尖，如同埋伏着的士兵得到出征命令，个个急不可耐地疯长起来，几天间又奉献一簇亮眼喜人的绿色。就这样边采边长，几株野生仁花菜够一家人吃到秋末。当然了，在采食仁花菜时，母亲总会叮嘱我们，留下两株种苗，任其自然生长。通常夏末秋初会长到半人高，无数枝秆的顶尖上绽放一簇簇细

碎的小黄花，结出比芝麻还小、乌黑油亮的种子，随风到处飘洒，不用刻意播种，亦不必操心管护，来年又能吃上更多的仁花菜。

我是一年年吃着仁花菜长大的，至今对其情有独钟，爱不择口。乡间野生的仁花菜，不择地域，不贪肥水，自生自长，生生不息，以其一季季的鲜嫩绿色，装扮大地，滋养生命。每每吃一口仁花菜，就能品咂出绵长悠远的乡味乡情，更多的是恒久暖心的浓浓母爱。

近年来，随着绿色环保理念深入人心，野生仁花菜以其纯天然无公害优势，出现在城镇的菜市场，成为居民争抢着尝鲜的时令菜品，丰盈了城里人的餐桌。



侧耳听夏

◇曹彦强

四季



盛夏，放眼望去，连片的秧苗铆足了劲生长，田野之间尽是绿色的海洋，清风拂过，泛起层层波纹，飘散着熟悉的味道，让人倍感亲切。“呱呱”，青蛙或蹲在田埂上歌唱，或“咚”的一声跳进稻田里。你听，这蛙鸣有的像鼓点，沉闷有力；有的像春雷，响亮干脆；有的像琴鸣，绵延悠长；有的像秋虫，呢喃低语。有时因一声“独唱”而引得山野、沟谷处处回响着“合奏”，还一声接着一声，一片连着一片，此起彼伏。青蛙，天生的歌者，星空下、雾幕里、暖阳中，都是它们一展歌喉的最佳地方。这“歌声”，能把田野唱绿，能把庄稼唱熟。

在“暑雨初过爽气清”的轻敲之后，幽居的蝉醒了。趁着夜色，拱破地皮，挣脱外壳，爬上一株低矮的灌木，伸足、抖翅，迎着第一缕晨曦的光亮“知了，知了”地叫着。蝉总是与热气腾腾的夏日结伴出场。黑软甲，白背心，翅膀像镂空的披肩掩住尾部，一副艺术家的样子。确实，它

喝露水、饮清风，吮树木汁液，以只争朝夕的姿态，不知疲倦地叫着，它把太阳叫醒，又恋恋不舍地目送其落下西山。天越热，它叫得越卖力，越欢实，越激昂，越豪迈。

在林间，或在河畔，会时不时传来窸窣窣窣的叫声，那便是“东方宝石”——朱鹮之鸣。朱鹮翩翩栖绿树，“羽毛如翦色如染，远飞欲下双翅敛”，深得三秦儿女的喜爱。伴着薄薄晨雾，它们或从汉江边的草滩上起飞，轻舞着翅膀，缓缓穿过雾层，划出一条条宛如丝绸的印记；或在沙洲盘旋，找准位置后轻盈地落下，翅膀下的绯红在雾色中散发着迷人的气息，更添了几分仙气；或在水边觅食嬉戏，时而站立，时而梳羽，时而伫在树上歇脚。或静或动，朱鹮都给青山以灵气，青山也因朱鹮而富有诗意。从最初发现时的7只到如今7000多只，朱鹮鸣叫着飞越秦岭，飞向世界的同时，也把“陕西声音”、“陕西热情”带到了世界各地。

“嚶嚶”、“啾啾”、“咕咕”……这夏日随时随地奏响着鸟鸣虫吟的交响曲，这夏日也承接春的生肌、蕴含着秋的成熟，激荡着澎湃生机。

老农

◇赵焕妮

黝黑的皮肤下
埋藏着一颗火热的心
深深的皱纹里
雕刻着风雨沧桑的岁月

突出的青筋里
流淌着对土地的眷恋
开朗的笑容里
映衬着对丰收的渴望

收获时节
一粒粒小米
好像一粒粒幸运珠
穿出你梦的项链

日复一日
年复一年
你用辛勤的汗水
浇灌出希望的田野



消暑

消暑

◇程宝云

只喝了一碗
妈妈亲手熬制的绿豆汤
我就放弃了
对香草冰淇淋的念想

空调心平气和地运转
科技演绎着夏天里的春天
我却在怀念
外婆摇摇老蒲扇的那些瞬间

太阳底下热气腾腾
索性避而不见，另辟蹊径
走进一本书的领地
心情，生凉

步履

◇杨福成

步履是人生的节奏，也是万物的节奏。痛快的人，大步流星，湖湾里的浪花随之起伏，激情荡漾；自在无忧的人，闲庭信步，路旁的柳枝随之舞蹈，优哉游哉；心思缜密的人，细小碎步，如小鸡啄米，蛮有戏分。

人生的步履如万物的步履，须有季节，季节不同，步履不同。若是乱了步履，那就乱了人生的方寸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步子都不要太急，太急了容易慌张，慌张了容易丢三落四。无论什么时候，步子都不要跟得太紧，跟得紧了，容易追尾，追尾就会出现碰撞摩擦。碰撞是小事儿，身子骨是大事儿，碰撞了命运，就更是大事儿。

人生的步履，大了小了，快了慢了，其实也没啥，关键在于莫吃力，有爽意。无风可以脚下生风，无泥可不能满脚是泥，步履要随一份自然，得一分安然。



人生

我家花园一角种有薄荷，年年生，年年长，碧绿一片。

薄荷有家种和野生之分。家种薄荷清凉飘香，味儿浓。小时候，我家屋后的渠畔就有不少薄荷。夏天的时候，父亲采来薄荷，配以金银花、竹叶、车前草、蒲公英等当茶喝，母亲则会摘取几片薄荷叶，用清水弄湿贴敷在前额和两鬓旁。村里人都知道，我家种了好多薄荷，有需要的都来我家采摘。有一年收麦子，天气炎热，年迈的爷爷太劳累，熬不住生病了。父亲赶紧请来一位乡村医生诊断。医生说是小病，嘱咐母亲用薄荷做粥和泡茶给爷爷服用。没想到，两三天爷爷的病就治好了。

从此，父亲记住了薄荷茶，母亲记住了薄荷粥。现在，我也记住了，每每喝茶，就来杯薄荷茶，特别是炎炎夏日。

薄荷又名银丹草、夜息香，是多年生草本植物。薄荷的叶子和根茎都能入药。其味辛、性凉，归肺、肝经，具有疏散风热、清利头目、利咽透疹、疏肝行气的功效，可治疗风热感冒、头痛目赤、咽喉肿痛等疾病。

炎炎夏日，我喜欢泡上一杯薄荷茶，坐在书房中读书或写作。握杯间，可见几片青碧的绿叶随意浮沉，如优雅的青词、待发的兰舟……轻呷慢饮，丝丝清凉入口，随之有一股清越之气在肺腑徘徊。夏日里，浮躁的心就在一片清凉中安定下来，神清气爽。

夜晚，我喜欢一个人坐在电脑前敲打文字。累了，我就出门从花园里摘取几片薄荷叶，像母亲那样贴敷在前额或者敷在眼皮上，那微凉清新的味道，沁入全身经脉，慢慢地，倦意大减。

“牡丹架暖眠春昼，薄荷香浓醉晓晴。”是的，薄荷在所有植物中，不是那么起眼，没有姹紫嫣红，没有花枝招展。但有薄荷的地方，就是一个清新简素的世界，我就是喜欢它。



薄荷香浓醉晓晴

◇韩景波